



徒步建筑山 趟过岩土河

石头造山，土流入河。在我眼里，岩石堆砌的是建筑山，土体汇入的是岩土河。我，曾经趟过岩土河，正在徒步建筑山。关于“趟过”，我得明确，只是下过岩土河而已，并没有趟过去，哪怕一条岩土小河沟，我也没能趟过去。正因为这种遗憾，才使我有勇气，把以前的乱七八糟码放这里。

黄运飞◎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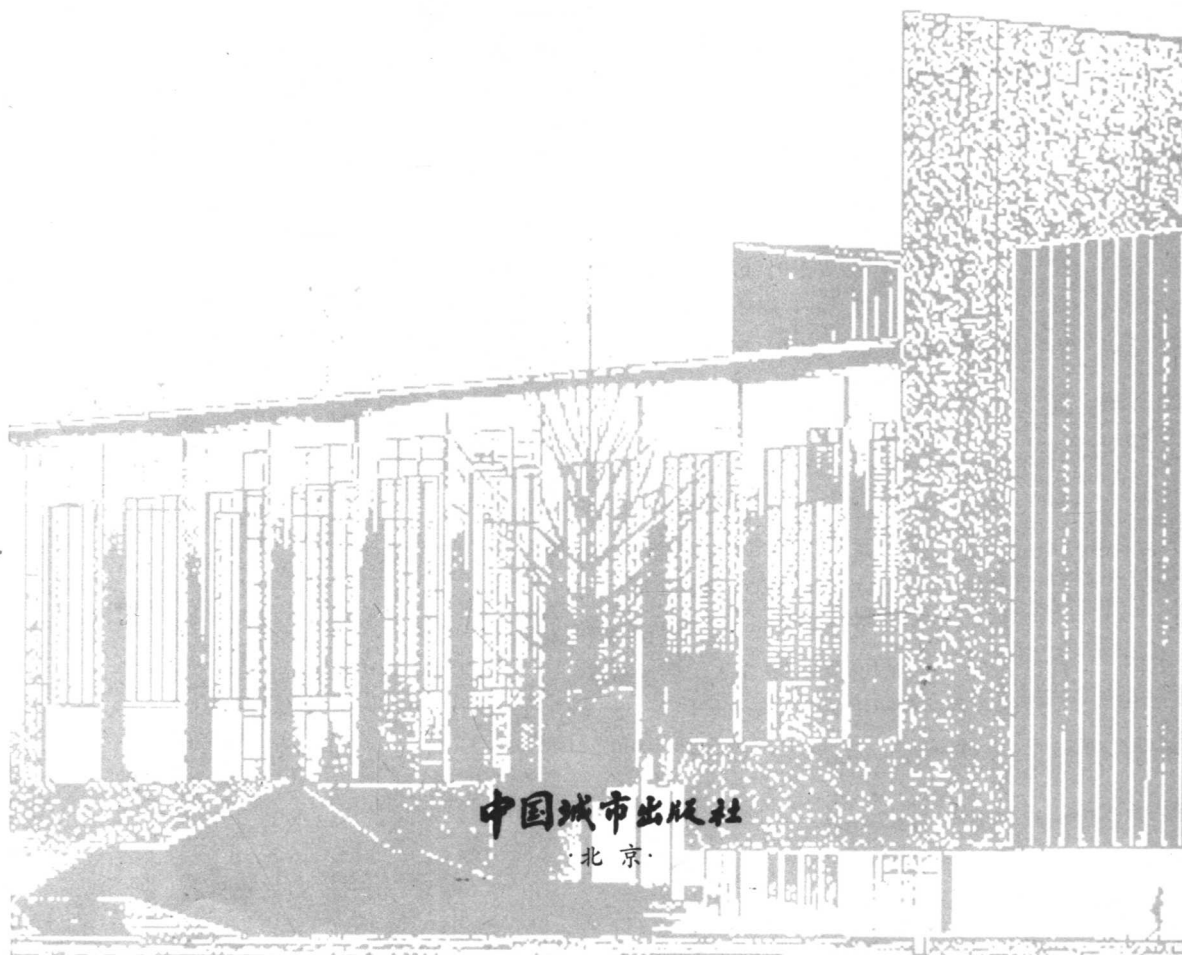


中国城市出版社

徒步建筑山 趟过岩土河

石头造山，土流入河。在我眼里，岩石堆砌的是建筑山，土体汇入的是岩土河。我，曾经趟过岩土河，正在徒步建筑山。关于“趟过”，我得明确，只是下过岩土河而已，并没有趟过去，哪怕一条岩土小河沟，我也没能趟过去。正因为这种遗憾，才使我有勇气，把以前的乱七八糟码放这里。

黄运飞◎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徒步建筑山 趟过岩土河/黄运飞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07. 11

ISBN 978 - 7 - 5074 - 1913 - 9

I. 徒… II. 黄… III. 人生哲学—通俗读物 IV. B82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170069 号

责任编辑 欧阳东 (dongouyang@126.com)
装帧设计 华视觉设计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邮编 100073)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421417 (Fax)
发行部信箱 zgcsfx@sina.com
编辑部电话 (010) 63421486 63421488 (Fax)
投稿信箱 city_editor@sina.com
总编室电话 (010) 63455163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195 千字 印张 17.5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6.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举报电话: (010) 63455163

仅以此书
献给我的父母



也许

——代序

石头造山，土流入河。在我眼里，岩石堆砌的是建筑山，土体汇入的是岩土河。

我，曾经趟过岩土河，正在徒步建筑山。关于“趟过”，我得明确，只是下过岩土河而已，并没有趟过去，哪怕一条岩土小河沟，我也没能趟过去。正因为这种遗憾，才使我有勇气，把以前的乱七八糟码放这里。

打小在河边长大，对水的喜爱，不是简单的言语可以描绘的。搞岩土时，做过地质填图，爬山是苦差事，丝毫没有“强身健体”的乐趣。而今，在大都市待久了，整天泡在办公室、饭店，反而特别留恋曾经的山山水水。因此，喜欢进山，独自静坐，看溪流汨汨，让自己的灵魂在纯净的乡野得以解脱，抛却日常事务，获得片刻的安宁，尤其是在不太顺心的时日。

有山水相依的男人，又经历过些事情，自然地想法就更多些。当这些想法不再与我独守的时候，就用笔把它留在纸上。但我毕竟是学理工的，对文学没有特别的嗜好，至今也没有认真地读完一本名著，这文字功底很是一般，读者只好将就了。

本书没有太过专业的理论，也不全面地记述我所经历的大小事情，更多地注重于实际经历与生活中突发的思想火花，甚至回味时的一点感动。把我的真实历程奉献给读者，希望对年轻朋友们有所启迪。

关于做事，总的建议是一定要亲自去实践。听人言，但不为其左右！多思考，尽可能地问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不这么做就不行吗？”，相信会有收获。

文中所述是我对事物的理解，是我曾经思考的独白。如果某些观点不利于曾经或正在与我共处的朋友或同行时，在此我深表歉意！也许事实的真相并非书中所言，我也是瞎子摸象。



本集子没有收录国外的经历，说不上是为什么，只是觉得写点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事儿，要踏实些。

说起来，要感谢的人太多，怕挂一漏万，就不在此赘述，深深地铭刻在心底了。

假如你愿意，咀嚼我

没煮熟的文字

我会把它盛进瓦钵

摆在你面前

假如你愿意，就

一粒粒拾进嘴里，尽管

蹩脚的字儿比夹生的饭粒

难咽

假如你愿意，就用情点燃

灶火，炆透我的心情

再撒点你的想法

调味

好了，上桌吧

阿！飞

2007年5月

于北京·土博士城



目 录



也许

——代序

一、上山下河之前的日子



1. 身后那一声“排长”	002
2. 斑竹林	005
3. 老家的堂屋	006
4. 风雨中，有间阁楼	008
5. 梦中池塘	010
6. 大年初二的鸡汤	012
7. 外公	014
8. 秋夜问	018
9. 大洪河	020
10. 一双布鞋	022
11. 老姐，有把刀插在我心上	024
12. 我的小学	026
13. 穷人的孩子早当家	028
14. 要饭的小男孩	030
15. 少年篮球训练营	032
16. 两次高考	034
17. 赤脚走在田埂上	036
18. 上大学	038
19. 对望	040
(1) 对望; (2) 夹竹桃; (3) 除夕; (4) 女同学	
20. 阑尾炎	044



21. 麻辣小面	046
22. 同乡会	048
23. 20年再回重大	050
(1) 20年再聚首; (2) 聚会时分; (3) 重大A区, 想再爱您不容易	

二、趟过岩土河



24. 学士、硕士论文的核心思想	056
25. 硕士自画像	058
(1) 过去; (2) 此时	
26. 我的老师——刘鹏	060
27. 我的导师	062
(1) 杨维怀; (2) 孙广忠; (3) 王思敬	
28. 在煤矿井下	066
29. 三峡国际地质考察团	068
30. 第一本书, 创立一门分支学科	070
31. 出版博士学位论文	072
32. 客串科普作者	074
33. 《深基坑工程实用技术》及其他	076
(1) 后遗症; (2) 对话读者	
34. 《岩土工程界》周年记事	080
35. 策划院士专刊	084
36. 办报纸	086
37. 署名也要打假	088
38. 协调性是岩土工程的基本原理	090
39. 复合桩基能挑战复合地基吗	092
40. 绿色岩土	096
——21世纪岩土工程必备着色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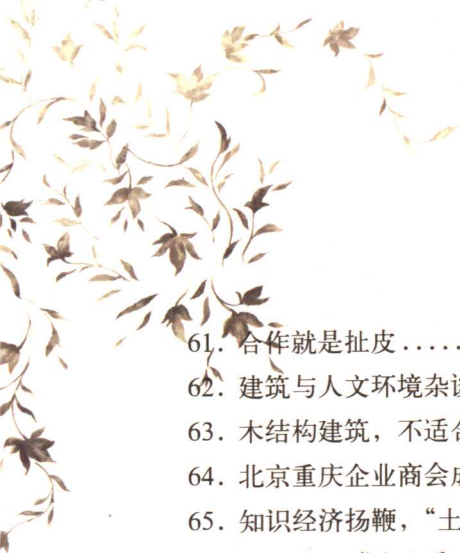
41. 一次误会的收获	098
42. 总工程师	100
43. 事故随想	102
(1) 哦, 土钉, 我听到你了; (2) 只差1cm;	
(3) 将军苑的塔吊, 斜斜地盯着我; (4) 埋进塌方的兄弟	
44. 广三核投标策划	108
(1) 标书包装, 以情动人; (2) 讲解借助投影, 生动活泼;	
(3) 王牌出击; (4) 难言的价格	
45. 局级院长小于科级院长	112
46. 别挤了	114
47. 钻孔究竟是多深	116
48. 小伊姑娘	118
49. 找矿与女人	120
50. 30型钻机	122
51. 地球也会感冒	124
52. 试桩	126
53. 岩土人煮酒	128

三、徒步建筑山



54. 下课, 转行	134
55. 打工, 我心甘情愿	136
56. 土博士城, 总策划有话要说	138
57. 为知识分子打造真实世外桃源	140
58. 我的土博士城 (Toboss Town) 生活	144
(1) 月湖记; (2) 晚归; (3) 每一天; (4) 门前	
59. 关于土博士品牌	148
60. 感受“小丫”	150
(1) “小丫”品牌注册; (2) 感受“小丫”; (3) 给小丫	





61. 合作就是扯皮	154
62. 建筑与人文环境杂谈	156
63. 木结构建筑, 不适合中国国情	158
64. 北京重庆企业商会成立有感	160
65. 知识经济扬鞭, “土博士” 奋蹄	162
——与土博士发展联盟总裁黄运飞对话	
66. 从“居者有其屋”到“居者优其屋”	166

四、山语水吟



67. 凤凰哟凤凰	172
(1) 梦中的凤凰; (2) 沈从文们的悲哀;	
(3) 我是喜欢黄永玉的	
68. 凤凰吊脚楼	176
69. 贵州行	178
(1) 天星桥下的女孩; (2) 贵阳初夏的晚上	
70. 泰山·九寨·黄山	180
(1) 泰山顶上; (2) 九寨; (3) 黄山的松	
71. 做个梦中的渔民, 穿行在浪尖	184
72. 草原杂记	186
73. 在平遥过春节	188
74. 峨眉游记 (1984)	190
75. 小平故里	196
76. 中秋的坝上草原	198
77. 秋雨来的正是时候	200
78. 泸沽湖的眼泪	202
79. 贡嘎山随想	204
(1) 登山记; (2) 贡嘎是什么	
80. 网上过五一节	206

81. 网络生活	208
82. 乌鸦集	210
(1) 到十渡, 找乌鸦MM去; (2) 5月2日, 十渡, 乌鸦;	
(3) 我想飞, 阿! 飞, 非飞肥; (4) 三只乌鸦	
83. 龟兔赛跑之过程猜想	214
84. 傻, 才快乐	218
85. SARS也有英雄	220
86. 回忆总是幸福的	222
87. 老了的时候	224
88. 密云水库边的姑娘, 看不得	226
89. 油浸鱼	228
90. 自行车丢了以后	230
91. 门牙缝	232
92. 烟, 烟瘾	234
93. 命运	237
94. 我与山水	238
95. 杜鹃花开	240
96. 舟山带鱼汤	242
97. 为想法活着	244
98. 歌声, 流淌就好	246
99. 想——给一位封存久远的校花小妹儿	248
100. 致豆腐渣	252
101. 一枚印章	254
102. 山花	256
103. 有牵挂就好	260
104. 一个叫冰的女孩	262
(1) 一个叫冰的女孩; (2) 凝固的纯净; (3) 你是水做的;	
(4) 你在伪装什么; (5) 春天来了么	
105. 我们是两节平铺的铁轨	266

1

上山下河之前的日子



1 身后那一声“排长”

第一篇写点啥好呢？还真有点像初恋那阵，心跳得厉害，还好，脸没有红起来，现在脸皮厚了呵。

提笔前，想了好多，毕竟这么些年了，没有些想法是不可以的。有10年了，没再写过一本书，除了几次访谈，连一篇像样的文章都没有。不是没想法，主要是忒懒，再就是有点反感自己以前写的书，那些自以为不错的书，已经出版的书。当年的我，30岁上下，为了名利，为了在中国抢占一个自己的位置，真有点把自己卖了也无所谓的劲头。唉，先不说这些了。但究竟从哪儿开始好呢？真难呀。哎，有了，就先说说昵称吧。

昵称就是亲近的称呼。昵，近也——《尔雅》。孙注：“亲之近也”。

“阿！飞”是我的笔名，最近两年才用的。我的理解，阿飞有时等于流氓，赞叹流氓的人，该是流氓Double。怪不得，无论是在聊天室，还是在论坛，都会出现一个声音，改名！其实，这不就一个符号吗？谈不上好与坏，只要自己喜欢就得。说到这里，不禁想起了以前的称呼。

我一直是我，本质没怎么变，但称呼就多了去了。大名、小名、乳名、学名、官名……每人都有一大箩筐。关于我，能记起的就有：飞儿、Phil、阿黄、阿飞、博士、黄博、打黄扫飞、黄教授（有点那个，要好的朋友爱吼）、黄总、黄董……还有老婆爱叫的，儿子不时喊的。

虚伪地讲，我曾经最喜欢的还是别人叫我“博士”。自从25岁戴上博士帽（那会儿，我们还不兴整那玩意儿），它就表明了我是博士，至今没变，今后也不会变了。博士是有学问的，像我这种半瓶子醋的家伙，又来自川东的山

沟沟，骨子里那份自卑，始终有份恐惧，惧怕被别人归入没文化的一类，骨子里一个劲地想融入京城。正好，“博士”头衔满足了我，它似乎是我心中永恒的学位与地位的代名词。

当有一天，当我知道了知识和文化不是一回事的时候，自己掂量了一下，我应该属于有知识没文化那种。要不，那重重的农民习气咋就退不掉呢？要不，怎么会尽说些没文化的话呢？要不，怎么会老做些没文化的事呢？我又想，可能连有知识都算不上，要不，在看“开心词典”时，儿子的答题咋比我对的还多？我又不想有人叫我“博士”了，自己能配得上这称呼？在这莫名与混沌的时候，不禁想起了儿时伙伴们叫的那声“排长”，那份羞涩中的自豪，成了心中永不消失的烙印，难以忘怀。

“排长”是我们老家的一种称呼，被叫做“排长”的人，他的头发必定因为长癣而变得残缺不全。可怜我那小小年纪，就生的如此破相。发小时的姑娘，不管是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都躲着我，不带我玩，要不俺也会弄个青梅竹马什么的。直到有一天，一算命的老先生，看了我好半天，还摸摸我这儿，动动我那儿，然后挺正经地告诉我父母，说这孩子长大以后能当排长那样的大官。我当时心里想呵，能统领好几十号人，那个美哟，我连蹦了好几天。看看我现在满满的头发，时常问老母亲，我怎能会被叫做“排长”呢？

一个个称呼已陪我长大，不同的称呼还会伴我慢慢变老。生命中让我最感动的还是身后的那一声“排长”，还有那弯弯小河后面的山涧发出的回响。





2

斑竹林

斑竹林，我出生在这个村子。

落地时，恰遇荒年。在川东那连绵的丘陵地带，在山峦下蜿蜒的河流与静静的水塘中，留下了我童年的全部。

村子边上，有条河，叫大洪河，很宽，尤其在雨季。印象中从未断流，河面常有捕鱼的小船成群划过。

特别喜欢夏日，在铺满小草的河岸，伙伴们一起放养水牛。随便就着一处水面，光屁股“扑通”跳入水中，湖水舒爽地包裹着我，自在、惬意。累了，爬上岸，横卧在草地上，看斜阳西下：橘红的天际线，掠过渐灰的山峦，慢慢退去。

老宅是典型的川东民居，二进三合院，木结构，深灰瓦顶。正北有一间宽敞的堂屋，下雨时，儿时的伙伴大多在此消磨快乐。

屋后有一小山丘，不高，满是绿油油的树木，有青冈树、柏树、松树、板栗树、李子树、桃树、杏树。门前有一水塘，水塘边有棵直径1米多的榕树，初春新绿来临，最爱爬上树丫摘花瓣来吃。

村子周遭更多的还是一簇簇的斑竹，在门前，在屋后，在山脚，在水边。村名“斑竹林”大概由此而来。

3

老家的堂屋

2003年大年三十的前一天，终于可以轻松一下，可以想想家里年夜饭的事情。老父老母从四川老家来到京城，一起过年，共享天伦之乐。

本来是高兴的事情，也许是不适应这份松弛，我的身体开始不舒服，躺在床上发高烧，叫老婆给我盖被子发汗，儿子又加了一床，但汗终究也没出来。

在这份燥热中，脑子有点发昏，迷迷糊糊中，回到了童年时光……老家的木屋，木屋中的那间堂屋，那些陪我度过了15个春秋的圆木架子……

我们村不大不小，有100多户人家。老祖宗建村的时候，估计是两户大家，就有了上堂屋与下堂屋。我家住在下堂屋，是东偏房和东厢房。堂屋的一半产权归我们，但早已作为村里人共同活动的场所，比如开大会、汉子丢丢扑克、婆姨们唠叨唠叨等。

下雨时，堂屋也成了孩子们的至爱，那里留下伙伴们满屋的欢声笑语。所以，孩提时代，我理所当然地就成了孩子王。无论是草地牧水牛，还是田间割猪草，只要我在，都得听我的。就连一群顽童偷点果子或蔬菜之类不良行为，也得我发令，让谁采点，望风，使谁去完成最后一摘，都得我来安排。有点威风吧？还别说，这小时候练就的领导才能，到如今还是有用的。

孩子王一直当到初中，直到有一天，一位叫建成的后生，对俺不服，打了一架，我没干过，慢慢地，我这威信就没了。不过，初中时已不容许我再有玩性了，在父母多次打骂下，我不得不认真对付起学业来，也就从那时起，我才真正同书本交了朋友。

现在老家那木屋已有好多年不住人，父母曾经想改建新房，我没同意。